

书房里的书架顶端,有三个行李箱,是不同时期留下来的,有自己买的,有朋友送的,都没有坏,所以舍不得扔,出门的时候,会从中间随便挑选一个。

偶尔在书房里写不出来东西的时候,会盯着书架上的三个行李箱看,看着看着就会生发一些感慨:三个行李箱中,装着我会不同的人生啊,每一个箱子里,都藏着一段段散碎的故事,只是有许多,已经没法再忆起。

有一个行李箱,特别小,已经20余年没动用过它了,它被放置于床底下,估计现在也蒙上了灰尘,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,我也不敢把它拉出来,打开看看。

回忆如潮水。2000年,决定北漂时,我的这只行李箱,还是全新的,看上去小巧而精致,里面装着发表自己文章的剪贴本,还有几沓崭新的文稿稿纸。

箱子是专为这次进京而买的,因为我隐约记得,沈从文1922年第一次来北京时,箱子里也带着这些“装备”。

出北京站时,沈从文曾深呼一口气说,“北京,我是来征服你的”。当站在无数人来来去去的北京站口,同样年轻的我,却不敢说出那句话,只是在心底念叨了一句,“北京,希望你能把我留下”。

带的行囊是一样的,但志气却不一样,这也许就是我与沈从文的差别吧。

行李箱中的那个剪贴本,成为我找到第一份工作的“证明”。仿佛是一种宿命,也仿佛是为了证明一些什么,这么些年,有一摞摞的剪贴本堆积如小山,有一本本署着自己名字的书,加起来也是厚厚的一摞。

每每人生迷惘的时刻,这些积累的“财富”会告诉自己:你还很幸运,一直在做这样一件事情,并且还有可能,一生只做这一件事情。

偶然也好,必然也好,年轻时的一段

## 人生第一个行李箱

韩浩月

出门远行,决定了后边20多年的人生。这些年我曾无数次出门旅行,但内心深刻地知道,可以称为“行囊”的,只有20多岁时拎在手里的那只箱子。

那只行囊装的东西不多,但是很沉,沉到一名年轻人,拎着它的时候觉得直不起腰来。

那个行囊装的不只是希望与憧憬,同时装于箱子某个隐秘隔层里的,还有一个年轻人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与慌张。

前者让人渴望迈开大步向前冲,后者让人想要退缩,躲在熟悉的环境里,连对外张望的野心也不敢有。

所幸,我拎起那个行囊,就没有把它放下来——物质上的那个旧箱子,虽然早就不碰了,但箱子里曾经装过的东西,一直都还悬在我心头。

如果我没记错,20多年前的行李箱,还装有两件白衬衣,当年无论上班下班,还是外出谈事情,都会换上洗净晾干的这件,换下身上穿了一天的另一件。

骑着自行车在城市里穿行时,不管是夏天温热的风还是冬天寒冷的风灌进白衬衣里,都仿佛有一种看不见的自信在包裹着自己。

这么多年来,没有改变的另一个习惯,就是每年都要买几件白衬衣。出门旅行的时候,也要至少把两件白衬衣折叠好放置行李箱中,这样的话,仿佛每一次出门,都是人生第一次出远门一样,充满期待和盼望。

也许未来,家里还会增加一两个行李箱,但我已决定,不会扔掉任何一个箱子,床底下的那个,抽空也要找出来,用湿毛巾擦拭干净,并排放在书架顶端。

年轻的时候经常想:背起行李箱的人啊,要不停地走,不要停留,背起过行囊的人,永远没法回头;而在中年之后经常想的是:幸好有这些行李箱,它们的存在,好像在证明,这一生没有白活。

苏州千年风流,烟雨红尘;水网密布,港汊交错,市镇和农村聚落多依河分布,傍水而建。行走在锦溪、千灯和用直等老街的青石板路,入目是古塔古寺庙,抬眼是古桥古园林,再走进巷子拐角的茶馆,抿一口茉莉花茶,听一曲评弹之吴侬软语更令人心醉。唐代诗人杜荀鹤有一首五言律诗道:“君到姑苏见,人家尽枕河。古宫闲地少,水港小桥多。夜市卖菱藕,春船载绮罗。遥知未眠月,乡思在渔歌。”诗风恬淡,静宜,没有华丽词藻,不禁教我惦念起黎里古镇来了。

黎里,地处苏州吴江区,距上海60多公里,市镇不大,古韵犹存,人文底蕴浓厚,明清两代的宅第、牌坊和廊棚保存完好,其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时期,越国范蠡功成名就以后,急流勇退,携西施泛舟五湖曾一度寓居水乡黎里,史称“蠡里”。当周边的西塘、同里和周庄古镇早已享誉中外,而她像一位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少女,静坐着,低调不张扬。我很

## 黎里古镇的缆船石

胡宝顺

钟情于此,因为黎里景区少了商贩吆喝声和摩肩接踵的游客,可以更从容地品读观赏,并可屈身摩挲嵌入古驳岸河埠的缆船石,倾听古镇历史的回响。

自南宋始,黎里的先民对当地发达的水系经过长年的整理开挖,到元时形成了东西为主,南北为次的“丁”字形市河,后来又向西延伸了数百米,从此“一河两岸”的市镇格局遗留至今。由于黎里河道纵横,土质肥美,一直是江南米业的重镇,市场繁荣,舟车辐辏,人员和货物流动不息,所以一般的家庭都拥有一条小木船,“水国轻舟当马乘”构成了独特的水乡风貌。当时黎里镇区有300多条私家船需系缆的支点,因此沿河众多的石埠头和密集的缆船石就应时而生了,它们类似于现代都市里供私家车有序停放的停车位。据有关资料显示,黎里缆船石最多时超过一千颗,目前尚

艺术品,其纹饰古朴庄重,典雅美观,有横式、竖式,平雕和浮雕多种。图案丰富,寓意吉祥,比如在驳岸上连续安排四颗如意造型的缆船石,那是祈求“事事如意”的意思。双桃、双桔和石榴纹饰的缆船石,表露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在黎里镇横街南头的两个河埠上,静静地安排着两颗醒目的缆船石,靠西侧的那颗是一个花瓶,上面蹲着一只猴子外加一个小蜜蜂;东侧的那一颗

如意,顶上蹲着一只梅花鹿,它同猴子蜜蜂隔河相望,煞是可爱。另一颗谐音“平生封侯”,反映了古时读书人所追求的至高境地。还有一些缆船石雕刻成双剑、犀角,寄寓着江南人民驱邪避凶,祈盼平安的心理。造型不一的缆船石,不管它的形状是动物,还是植物,乃至静物,都透出一簋一凿的匠心之美,育化出人杰地灵之气。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、东京审判大法官倪征燂等贤士都是黎里人。明清时期黎里还一度成为江南的“曲水流觞”之地,不少文人雅士以舟代步,徜徉于水国云乡,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篇。清代大文豪袁枚在黎里访友小住时,欣然写下《黎里行》:“吴江三十里,地号梨花村,我似捕鱼翁,来问桃源津。家家掉小舟,目不识车轮。我喜风俗美,更感古意敦。”



傍晚时分,河面很静。一位妇女蹲在石埠上淘洗,漾起的涟漪一圈一圈地伸展开去。于是水中的驳岸倒影也就摇晃着,一颗颗形态各异的缆船石随之晃动起来……

艳丽的桃花是春天的“代言人”。每到三月,桃园里就会游人如织,那没有绿叶陪衬的红艳艳的、天上晚霞一样的花朵,总能让人流连忘返。这时的桃花,

聪慧和善,能娶到这样的姑娘作媳,是新郎的幸福,更是全家的幸福,但这却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

和梅兰菊棠等比起来,桃花不名贵,也算不上最美,但唯有桃花才能配得上“妩媚”二字。在和煦的阳光下,桃花一开就是怒放高调,美得热烈张扬,也许是因为花期短、花色少的缘故,它就是要把这惊鸿一瞥的傲气发挥到极致,才不枉来世一遭。

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这短短的四句诗,隐藏着怎样的爱情故事啊!浩大的《全唐诗》中崔护仅有六首,却以《题都城南庄》一首成就万古诗名,想必这样的力量来自崔护发自内心的遗憾和失落,那位像桃花一样的女子一定是他梦寐以求!桃花为谁开?或是他来与不

## 桃花依旧笑春风

寇俊杰



虎 (甲骨文) 徐梦嘉

## 一江一河,牵动申城

姜承浩

无论地图上,还是从航拍图上,我一看到一江一河,便知道这是上海。一江一河,是上海最简洁的符号。

上海是个以水兴市的城市,源于太湖的苏州河在上海开埠前,两岸还是一片田野和自然村落,19世纪中叶,由于苏州河上两座挡潮的老闸和新闻,逐渐成为集市。太湖流域农民顺着水路将农副产品运到这里,商人在这里开设缫丝和粮油加工厂,各地移民在这里落户,形成了与老城厢的“南市”遥相呼应的“北市”。1900年闸北工程总局成立,开始筑路、修桥、建房,向城市化发展。水路运输成本低,水网发达,沿河的碾米厂、面粉厂、竹木行、米行纷纷开设,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华商大本营。

黄浦江也发源于太湖,明代永乐二年朝廷派启部尚书夏元吉主持治水,开凿范家浜,引吴淞江水汇入黄浦江,实现江浦合流从吴淞出海。充沛的水流养哺了黄浦江的深度和江面宽度。随着吴淞江的淤塞,江面越来越狭窄,而黄浦江发育壮大,海运船只改停泊在黄浦江十六铺。这里开始成为货物交流的集散地,码头、仓库林立,商行也不断开设。随着海上航运和商贸发展,

十六铺内侧成了新的人群集聚地,上海最后的县府设在这里,明代嘉靖年间,为抵倭寇骚扰劫掠,众志成城筑起方圆9里、高2丈4尺的城墙,从此百姓安居乐业,城郭东南地区市井喧闹,有人作诗“一城烟火半东南”。

上海开埠后,外国列强先在苏州河口地区辟租界,建领馆、教堂、码头、仓库、洋行,随后沿着黄浦江沿岸不断伸展,在沪东建造发电厂、自来水厂、修造厂、纺织厂,在外滩建造怡和洋行、沙逊大厦、汇丰银行等高楼大厦。

一江一河的水不断在流淌,这是黄金水道,流的是水,产出的是财富,因此中外商人都在水中捞金。水上运输比陆上运输、铁路运输成本低便宜,棉花、大米、木材、煤炭和建材等绝大部分靠水运,因此一江一河水道也是上海百姓的生命线。当一江一河只有付出,没有严格管理时,污水乱灌、垃圾乱倒,水质日趋恶化。潮汛大雨期间江河水溢出,市区道路积水大房屋被淹。整治一江一河,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。

2018年起,上海市政府高屋建瓴重新规划黄浦江和苏州河,将工厂、码头搬迁,城市居民生活产生的污水进入污水处理管网,截止了水道污染源头。水道的污泥通过挖

泥船不断挖除。水质通过生化处理变清,鱼可存活。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,海鸥越来越多,飞翔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。

水道的水质治理后,上海市府又提出将江河水滨带回归市民,原来不少工厂、企业等占用的滨水用地,要出让出贯通的滨岸走道,涉及面广,各单位顾全大局,景观设计师巧做方案,终于基本贯通,一个世界级滨水城市基本形成。

去年,一江一河滨岸我都走遍了,真是“旧貌变新颜”,处处是各具特色的景点,沿途还间隔设立温馨的驿站,上海越来越美丽。

一听到“土狗”这个名字,你可能会想到中华田园犬。但对农村人来说,这只“土狗”并不陌生,它的学名叫“螻蛄”。叫它土狗,是因为它会在土里打洞的习性,倒也名正言顺;可叫它螻蛄,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,横竖都是勉强。可我觉着清雅脱俗,螻蛄一名,自带知性气质。

螻蛄羞涩,一生见不得阳光。它喜欢潮湿的环境,偏爱松软的土地。倘若你看到土里那一个个如同盗洞般的小孔,多半是它的杰作。特别是河岸、渠道,都是它营生的好去处。打洞是它的天性,就像蜜蜂酿蜜,乌鸦反哺。说到打洞就想到蚯蚓,同样是打洞,蚯蚓被人称颂,螻蛄却遭人唾弃。因为螻蛄喜欢吃蔬菜的种子、幼芽、嫩茎和果实。我在菜园里种下的土豆、红薯收成不多,果实上常有凹陷结痂的小孔,想必是它在祸害。有了这样的行径,螻蛄怎能让人爱得起来?

但螻蛄并非一无是处。据中医典籍记载,螻蛄性寒,无毒,食之去肿。所以它是一味利水、消肿、通淋的中医良药。记得我小时候,一次额上生了恶疮,疮面渐大,鼓起了脓包。脓包水腫,逐日增大,触之疼痛难忍。父母见状愁眉不展,所幸的是外婆捉来数十只螻蛄,油炸后给我食用,葱姜爆香后的螻蛄实在美味,堪比龙虾。

更神奇的是,那水腫渐渐退去,直至疮面愈合结痂,痂脱肤凝,脸庞更加秀丽莹润。后来才知道螻蛄不但能消肿,还富含氨基酸,营养丰富。这样说来,真得感谢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!

螻蛄没有螻蛄的优雅身段,没有蟋蟀的昂扬斗志,但它能跑能飞,还会游泳,对得起“昆虫”这个名号。螻蛄是典型的直翅目昆虫,六足四翅,通体茶褐色,

幼时体色浅白,成年后体色变深,连接口器的部分坚硬膨大,好似一个龙虾头。它的前足也像极了龙虾的螯足。螻蛄打洞靠的就是这对开掘足,据说新型采矿挖掘装置就是仿造螻蛄前足发明的,这是螻蛄对人类的又一贡献。开掘足还是它的防身利器,面对其他昆虫的纠缠,有了这对强有力的武器,螻蛄就有了迎战的底气。螻蛄的口器尖锐,再配上大螯足,胆胆也会去抢食其他昆虫的幼虫。它对一个面包虫虫蛹的撕咬、咀嚼,有法有序,仿佛在吃一顿精致的西餐,看着会让人忘了它只是一只昆虫。

菜肥麦熟梅子黄,每到这个季节,螻蛄开始繁衍生息。和所有会鸣叫的昆虫一样,雄性螻蛄也爱唱情歌。它的歌声低沉、持续,好像电动剃须刀剃头时发出

## “土狗”螻蛄

王莉萍

来,桃花依旧开?一个“笑”字,笑了天下所有痴情人,也笑了天下所有无情情人,美丽总是短暂的,错过往往就是过错,这是只有像桃花一样敢爱敢恨的真性情女子才能做到的。

滚滚红尘,谁没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?芸芸众生,谁没有一个灿若桃花的知己?千百年了,桃花依旧笑春风……

的声音。雌性螻蛄听到这忧郁、浑厚的男低音时,就会情不自禁地投入爱河。人类利用螻蛄的这种恋爱方式,录下雄螻蛄的歌声去诱捕雌螻蛄,以便从源头上消灭它们,听来真有些残忍!

螻蛄的叫声有很强的地域性。科学家做过实验,把各地雄螻蛄的声音录下来,交换着去吸引各地的雌螻蛄,结果她们竟无动于衷,看来螻蛄们也有方言,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螻蛄!

百泉皆冻,百鸟吟寒。冬天一到,螻蛄就准备过冬了。它们会为自己打造一个安全、舒适、温暖的密室,通常是在冻土层之下,地下水位之上,也不和别人同居,一窝一虫,独自享受起漫长的孤独,有点凄清,也有点浪漫……看来,这只“土狗”一点也不土!

## 十日谈

你好,小昆虫 明日请看《蝶影翩跹》。

责编:杨晓晖

